

三國志

(17)



晉 陳壽撰
宋 裴松之注

三國志

第三
卷二一至卷三〇（魏書）

中華書局

三國志卷二十一

魏書二十一

王衛二劉傳傳第二十一

王粲字仲宣，山陽高平人也。曾祖父龔，祖父暢，皆爲漢三公。父謙，爲大將軍何進長史。進以謙名公之胄，欲與爲婚，見其二子，使擇焉。謙弗許。以疾免，卒于家。

〔一〕張璠漢紀曰：龔字伯宗，有高名於天下。順帝時爲太尉。初，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，將殯，臨之曰：「幸不爲天，復何恨哉？」及龔妻卒，龔與諸子並杖行服，時人或兩譏焉。暢字叔茂，名在八俊。靈帝時爲司空，以水災免，而李膺亦免歸故郡，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。天下以暢、膺爲高士，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崇之，顧涉其流，惟恐不及。會連有災異，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，宜因其變，以暢、膺代之，則禍祥必至。由是宦豎深怨之，及膺誅死而暢遂廢，終于家。

獻帝西遷，粲徙長安，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。時邕才學顯著，貴重朝廷，常車騎填巷，賓客盈坐。聞粲在門，倒屣迎之。粲至，年既幼弱，容狀短小，一坐盡驚。邕曰：「此王公孫也，有異才，吾不如也。吾家書籍文章，盡當與之。」年十七，司徒辟，詔除黃門侍郎，

以西京擾亂，皆不就。乃之荊州依劉表。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，不甚重也。(一)表卒。粲勸表子琮，令歸太祖。(二)太祖辟爲丞相掾，賜爵關內侯。太祖置酒漢濱，粲奉觴賀曰：「方今袁紹起河北，仗大衆，志兼天下，然好賢而不能用，故奇士去之。劉表雍容荆楚，坐觀時變，自以爲西伯可規。士之避亂荊州者，皆海內之雋傑也；表不知所任，故國危而無輔。明公定冀州之日，下車卽繕其甲卒，收其豪傑而用之，以橫行天下；及平江、漢，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，使海內回心，望風而願治，文武並用，英雄畢力，此三王之舉也。」後遷軍謀祭酒。魏國旣建，拜侍中。博物多識，問無不對。時舊儀廢弛，興造制度，粲恆典之。(三)

(一)臣松之曰：貌寢，謂貌負其實也。通悅者，簡易也。

(二)文士傳載粲說琮曰：「僕有愚計，願進之於將軍，可乎？」琮曰：「吾所願聞也。」粲曰：「天下大亂，豪傑並起，在倉卒之際，疆弱未分，故人各各有心耳。當此之時，家家欲爲帝王，人人欲爲公侯。觀古今之成敗，能先見事機者，則恆受其福。今將軍自度，何如曹公邪？」琮不能對。粲復曰：「如粲所聞，曹公故人傑也。雄略冠時，智謀出世，摧袁氏於官渡，驅孫權於江外，逐劉備於隴右，破烏丸於白登，其餘梟夷蕩定者，往往如神，不可勝計。今日之事，去就可知也。將軍能聽粲計，卷甲倒戈，應天順命，以歸曹公，曹公必重德將軍。保已全宗，長享福祚，垂之後嗣，此萬全之策也。粲遭亂流離，託命此州，蒙將軍父子重顧，敢不盡言！」琮納其言。

臣松之案：孫權自此以前，尙與中國和同，未嘗交兵，何云「驅權於江外」乎？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，劉備卽後數年方入蜀，備身未嘗涉於關、隴。而於征荊州之年，便云「逐備於隴右」，旣已乖錯；又白登在平城，亦魏武所不經，

北征烏丸，與白登永不相豫。以此知張鷟假偽之辭，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。凡鷟虛偽妄作，不可覆疏，如此類者，不可勝紀。

〔三〕摯虞決疑要注曰：漢末喪亂，絕無玉珮。魏侍中王粲識舊珮，始復作之。今之玉珮，受法於粲也。

初，粲與人共行，讀道邊碑，人問曰：「卿能闇誦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因使背而誦之，不失一字。觀人圍碁，局壞，粲爲覆之。碁者不信，以靶蓋局，使更以他局爲之。用相比校，不誤一道。其彊記默識如此。性善算，作算術，略盡其理。善屬文，舉筆便成，無所改定，時人常以爲宿構，然正復精意覃思，亦不能加也。〔二〕著詩、賦、論、議垂六十篇。建安二十一年，從征吳。二十二年春，道病卒，時年四十一。粲二子，爲魏諷所引，誅。後絕。〔三〕

〔二〕典略曰：粲才既高，辯論應機。鍾繇、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，至於朝廷奏議，皆闇筆不能措手。

〔三〕文章志曰：太祖時征漢中，聞粲子死，歎曰：「孤若在，不使仲宣無後。」

始文帝爲五官將，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。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、廣陵陳琳字孔璋、陳

留阮瑀字元瑜、汝南應瑒字德璉、瑒，音徒哽反，一音暢。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。

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，五官將文學。〔二〕

〔二〕先賢行狀曰：幹清玄體道，六行脩備，聰識洽聞，操翰成章，輕官忽祿，不耽世榮。建安中，太祖特加旌命，以疾休息。後除上艾長，又以疾不行。

琳前爲何進主簿。進欲誅諸宦官，太后不聽，進乃召四方猛將，並使引兵向京城，欲以劫恐太后。琳諫進曰：「易稱『即鹿無虞』。諺有『掩目捕雀』。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，況國之大事，其可以詐立乎？今將軍總皇威，握兵要，龍驤虎步，高下在心；以此行事，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。但當速發雷霆，行權立斷，違經合道，天人順之；而反釋其利器，更徵於他。大兵合聚，強者爲雄，所謂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；功必不成，祇爲亂階。」進不納其言，竟以取禍。琳避難冀州，袁紹使典文章。袁氏敗，琳歸太祖。太祖謂曰：「卿昔爲本初移書，但可罪狀孤而已，惡惡止其身，何乃上及父祖邪？」琳謝罪，太祖愛其才而不咎。

瑀少受學於蔡邕。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，瑀終不爲屈。太祖並以琳、瑀爲司空軍謀祭酒，管記室，(一)軍國書檄，多琳、瑀所作也。(二)琳徙門下督，瑀爲倉曹掾屬。

(一)文士傳曰：太祖雅聞瑀名，辟之，不應，連見偪促，乃逃入山中。太祖使人焚山，得瑀，送至，召入。太祖時征長安，大延賓客，怒瑀不與語，使就技人列。瑀善解音，能鼓琴，遂撫弦而歌，因造歌曲曰：「突突天門開，大魏應期運。青蓋巡九州，在東西人怨。士爲知己死，女爲悅者玩。恩義苟敷暢，他人焉能亂？」爲曲既捷，音聲殊妙，當時冠坐，太祖大悅。

臣松之案魚氏典略、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，不爲曹洪屈。得太祖召，即投杖而起。不得有逃入山中，焚之乃出之事也。

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，使瑀作書與劉備，及征馬超，又使瑀作書與韓遂，此二書今具存。至長安之前，遂等破

走，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。而張鷟云初得瑒時太祖在長安，此又乖戾。瑒以十七年卒，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，而云瑒歌舞辭稱「大魏應期運」，愈知其妄。又其辭云「他人焉能亂」，了不成語。瑒之吐屬，必不如此。

〔二〕典略曰：琳作諸書及檄，草成呈太祖。太祖先苦頭風，是日疾發，臥讀琳所作，翕然而起曰：「此愈我病。」數加厚賜。太祖嘗使瑒作書與韓遂，時太祖適近出，瑒隨從，因於馬上具草，書成呈之。太祖筆筆欲有所定，而竟不能增損。

瑒、楨各被太祖辟，爲丞相掾屬。瑒轉爲平原侯庶子，後爲五官將文學。〔二〕楨以不敬被刑，刑竟署吏。〔三〕咸著文賦數十篇。

〔一〕華嶠漢書曰：瑒祖奉，字世叔。才敏善諷誦，故世稱「應世叔讀書，五行俱下」。著後序十餘篇，爲世儒者。延熹中，至司隸校尉。子劭字仲遠，亦博學多識，尤好事。諸所撰述，風俗通等，凡百餘篇，辭雖不典，世服其博聞。續漢書曰：劭又著中漢輯敘、漢官儀及禮儀故事，凡十一種，百三十六卷。朝廷制度，百官儀式，所以不亡者，由劭記之。官至泰山太守。劭弟珣，字季瑜，司空掾，即瑒之父。

〔二〕文士傳曰：楨父名梁，字曼山，一名恭。少有清才，以文學見貴，終於野王令。

典略曰：文帝嘗賜楨廓落帶，其後師死，欲借取以爲像，因書嘲楨云：「夫物因人爲貴。故在賤者之手，不御至尊之側。今雖取之，勿嫌其不反也。」楨答曰：「楨聞荆山之璞，曜元后之寶；隨侯之珠，燭衆士之好；南垠之金，登竊窺之首；羅貂之尾，綴侍臣之幘。此四寶者，伏朽石之下，潛汙泥之中，而揚光千載之上，發彩疇昔之外，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。夫尊者所服，卑者所脩也；貴者所御，賤者所先也。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，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。恨楨所帶，無他妙飾，若寶殊異，尚可納也。」楨辭旨巧妙皆是，由是特爲諸公子所

親愛。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，酒酣坐歡，命夫人甄氏出拜。坐中衆人咸伏，而楨獨平視。太祖聞之，乃收楨，減死輸作。

瑀以十七年卒。幹、琳、瑒、楨二十二年卒。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：「昔年疾疫，親故多離其災，徐、陳、應、劉，一時俱逝。觀古今文人，類不護細行，鮮能以名節自立。而偉長獨懷文抱質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謂彬彬君子矣。著中論二十餘篇，辭義典雅，足傳于後。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，其才學足以著書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！孔璋章表殊健，微爲繁富。公幹有逸氣，但未遒耳。元瑜書記翩翩，致足樂也。仲宣獨自善於辭賦，惜其體弱，不起其文；至於所善，古人無以遠過也。昔伯牙絕絃於鍾期，仲尼覆醢于子路，痛知音之難遇，傷門人之莫逮也。諸子但爲未及古人，自一時之偶也。」(一)

〔一〕典論曰：今之文人，魯國孔融、廣陵陳琳、山陽王粲、北海徐幹、陳留阮瑀、汝南應瑒、東平劉楨，斯七子者，於學無所遺，於辭無所假，咸自以騁騁驥於千里，仰齊足而並馳。粲長於辭賦。幹時有逸氣，然非粲匹也。如粲之初征，登樓、檄賦、征思、幹之玄猿、漏卮、圓扇、橘賦，雖張蔡不過也，然於他文未能稱是。琳、瑒之章表書記，今之偶也。應瑒和而不壯；劉楨壯而不密。孔融體氣高妙，有過人者，然不能持論，理不勝辭，至于難以嘲戲；及其所善，揚、班之儔也。

自潁川邯鄲淳、(二)繁欽、繁、晉婆、(三)陳留路粹、(四)沛國丁儀、丁廙、弘農楊脩、河內荀綽等，亦有文采，而不在此七人之例。(四)

(二)魏略曰：淳一名竺，字子叔。博學有才章，又善蒼、雅、蟲、篆、許氏字指。初平時，從三輔客荊州。荊州內附，太祖素聞其名，召與相見，甚敬異之。時五官將博延英儒，亦宿聞淳名，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。會臨菑侯植亦求淳，太祖遣淳詣植。植初得淳甚喜，延入坐，不先與談。時天暑熱，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，傅粉。遂科頭拍袒，胡舞五椎鍛，跳丸擊劍，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，謂淳曰：「邯鄲生何如邪？」於是乃更著衣幘，整儀容，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，品物區別之意，然後論義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，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。乃命廚宰，酒炙交至，坐席默然，無與抗者。及暮，淳歸，對其所知歎植之材，謂之「天人」。而于時世子未立。太祖俄有意於植，而淳屢稱植材。由是五官將頗不悅。及黃初初，以淳爲博士給事中。淳作設靈賦千餘言奏之，文帝以爲工，賜帛千匹。

(三)典略曰：欽字休伯，以文才機辯，少得名於汝、潁。欽既長於書記，又善爲詩賦。其所與太子書，記喉轉意，率皆巧麗。爲丞相主簿。建安二十三年卒。

(三)典略曰：粹字文蔚，少學於蔡邕。初平中，隨車駕至三輔。建安初，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尙書郎。像以兼有文武，出爲揚州刺史。粹後爲軍謀祭酒，與陳琳、阮瑀等典記室。及孔融有過，太祖使粹爲奏，承指數致融罪，其大略言：「融昔在北海，見王室不寧，招合徒衆，欲圖不軌，言『我大聖之後也，而滅於宋。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？』」又云：「融爲九列，不遵朝儀，禿巾微行，唐突宮掖。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，衡與融更相贊揚。衡謂融曰：『仲尼不死也。』」融答曰：『顏淵復生。』」凡說融諸如此輩，辭語甚多。融誅之後，人覩粹所作，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。至十九年，粹轉爲祕書令，從大軍至漢中，坐違禁賤請驢伏法。太子素與粹善，聞其死，爲之歎惜。及即帝位，特用其子爲長史。

魚豢曰：尋省往者，魯運、鄒陽之徒，援譬引類，以解締結，誠彼時文辯之偶也。今賈王、繁、阮、陳、路諸人前後文旨，亦何肯不若哉？其所以不論者，時世異耳。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，以問大鴻臚卿章仲將。仲將云：「仲宣傷於肥顙，休伯都無格檢，元瑜病於體弱，孔璋實自蠹疏，文蔚性頗忿驚，如是彼爲，非徒以脂燭自煎廢也，其不高蹈，蓋有由矣。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，譬之朱漆，雖無楨幹，其爲光澤亦壯觀也。」

〔四〕儀、虞、脩事，並在陳思王傳。荀勗文章敘錄曰：諱字公高。少喜文學。建安中，召署軍謀掾，魏太子庶子，稍遷至散騎常侍，越騎校尉。年四十二，黃初四年卒。

瑒弟璩，璩子貞，咸以文章顯。璩官至侍中。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。〔一〕

〔二〕文章敘錄曰：璩字休璩，博學好屬文，善爲書記。文、明帝世，歷官散騎常侍。齊王卽位，稍遷侍中、大將軍長史。

曹爽秉政，多違法度，璩爲詩以諷焉。其言雖頗諧合，多切時要，世共傳之。復爲侍中，典著作。嘉平四年卒，追

贈衛尉。貞字吉甫，少以才聞，能談論。正始中，夏侯玄盛有名勢，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，玄嘉玩之。舉高第，歷

顯位。晉武帝爲撫軍大將軍，以貞參軍事。嘗室踐阼，遷太子中庶子、散騎常侍。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

禮，事未施行。泰始五年卒。貞弟純。純子紹，永嘉中爲黃門侍郎，爲司馬越所殺。純弟秀。秀子儋，鎮南大將

軍，江州刺史。

瑒子籍，才藻豔逸，而倜儻放蕩，行己寡欲，以莊周爲模則。官至步兵校尉。〔二〕

〔二〕籍字嗣宗。魏氏春秋曰：籍曠達不羈，不拘禮俗。性至孝，居喪雖不率常檢，而毀幾至減性。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，終日不得與言，昶歎賞之，自以不能測也。太尉蔣濟聞而辟之，後爲尙書郎。曹爽參軍，以疾歸田里。歲

餘，爽誅，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爲從事中郎。後朝論以其名高，欲顯崇之，籍以世多故，祿仕而已，閒步兵校尉缺，廚多美酒，營人善釀酒，求爲校尉，遂縱酒昏酣，遺落世事。嘗登廣武，觀楚漢戰處，乃歎曰：「時無英才，使豎子成名乎！」時率意獨駕，不由徑路，車迹所窮，輒慟哭而反。籍少時嘗遊蘇門山，蘇門山有隱者，莫知名姓，有竹實數斛，白杵而已。籍從之，與談太古無爲之道，及論五帝三王之義，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。籍乃對之長嘯，清韻響亮，蘇門生逌爾而笑。籍既降，蘇門生亦嘯，若鸞鳳之音焉。至是，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。其歌曰：「日沒不周西，月出丹淵中，陽精蔽不見，陰光代爲雄。亭亭在須臾，厭厭將復降。富貴俯仰間，貧賤何必終。」又歎曰：「天地解令六合開，星辰隕令日月頽，我騰而上將何懷？」籍口不論人過，而自然高邁，故爲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。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，卒以壽終。子渾字長成。世語曰：渾以閒澹寡欲，知名京邑。爲太子庶子。早卒。

時又有譙郡嵇康，文辭壯麗，好言老莊，而尙奇任俠。至景元中，坐事誅。(一)

(一) 康字叔夜。案嵇氏譜：康父昭，字子遠，督軍糧治書侍御史。兄喜，字公穆，晉揚州刺史、宗正。喜爲康傳曰：「家世儒學，少有儒才，曠邁不羣，高亮任性，不脩名譽，寬簡有大量。學不師授，博洽多聞，長而好老莊之業，恬靜無欲。性好服食，嘗採御上藥。善屬文論，彈琴詠詩，自足于懷抱之中。以爲神仙者，稟之自然，非積學所致。至於導養得理，以盡性命，若安期、彭祖之倫，可以善求而得也；著養生篇。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，其求益者必失其性，超然獨達，遂放世事，縱意於塵埃之表。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名者，集爲傳贊，自混沌至于管寧，凡百一十有九人，蓋求之於宇宙之內，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。故世人莫得而名焉。」

虞預書曰：康家本姓奚，會稽人。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，改爲嵇氏，取「稽」字之上，加「山」以爲姓，蓋以志

其本也。一日銓有嵇山，家于其側，遂氏焉。

魏氏春秋曰：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，與之游者，未嘗見其喜愠之色。與陳留阮籍、河內山濤、河南向秀、籍兄子咸、琅邪王戎、沛人劉伶相與友善，遊於竹林，號爲七賢。鍾會爲大將軍所昵，聞康名而造之。會，名公子，以才能貴幸，乘肥衣輕，賓從如雲。康方箕踞而鍛，會至，不爲之禮。康問會曰：「何所聞而來？何所見而去？」會曰：「有所聞而來，有所見而去。」會深銜之。大將軍嘗欲辟康。康既有絕世之言，又從子不善，避之河東，或云避世。及山濤爲選曹郎，舉康自代，康答書拒絕，因自說不堪流俗，而非薄湯、武。大將軍聞而怒焉。初，康與東平呂昭子異及異弟安親善。會異淫安妻徐氏，而誣安不孝，囚之。安引康爲證，康義不負心，保明其事，安亦至烈，有濟世志力。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，遂殺安及康。康臨刑自若，援琴而鼓，既而歎曰：「雅音於是絕矣！」時人莫不哀之。初，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，見隱者孫登。康欲與之言，登默然不對。踰時將去，康曰：「先生竟無言乎？」登乃曰：「子才多識寡，難乎免於今之世。」及遭呂安事，爲詩自責曰：「欲寡其過，謗議沸騰。性不傷物，頻致怨憎。昔慚柳下，今愧孫登。內負宿心，外赧良朋。」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，皆爲世所玩詠。康別傳云：孫登謂康曰：「君性烈而才儒，其能免乎？」稱康臨終之言曰：「袁孝尼嘗從吾學，廣陵散，吾每固之不予。廣陵散於今絕矣！」與盛所記不同。

又晉陽秋云：康見孫登，登對之長嘯，踰時不言。康辭還，曰：「先生竟無言乎？」登曰：「惜哉！」此二書皆孫盛所述，而自爲殊異如此。

康集目錄曰：登字公和，不知何許人，無家屬，於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。夏則編草爲裳，冬則被髮自覆。好讀易鼓琴，見者皆親樂之。每所止家，輒給其衣服食飲，得無辭讓。

世語曰：母丘儉反，康有力，且欲起兵應之，以問山濤，濤曰：「不可。」儉亦已敗。

臣松之案本傳云：康以景元中坐事誅，而干寶、孫盛、習鑿齒諸書，皆云正元二年，司馬文王反自樂嘉，殺嵇康、呂安。蓋緣世語云：康欲舉兵應母丘儉，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。其實不然。山濤爲選官，欲舉康自代，康書告絕，事之明審者也。案濤行狀，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。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，以濤行狀檢之，如本傳爲審。又鍾會傳亦云：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；會作司隸，景元中也。干寶云：呂安兄巽善於鍾會，巽爲相國掾，俱有寵於司馬文王，故遂抵安罪。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、鄧平蜀後，始授相國位；若巽爲相國掾時陷安，焉得以破母丘儉年殺嵇、呂？此又干寶之疏謬，自相違伐也。

康子紹，字延祖，少知名。山濤啓以爲祕書郎，稱紹平簡溫敏，有文思，又曉音，當成濟者。帝曰：「紹如此，便可爲丞，不足復爲郎也。」遂歷顯位。

晉諸公贊曰：紹與山濤子簡、弘、農、楊準同好友善，而紹最有忠正之情。以侍中從惠帝北伐，成都王，王師敗績，百官皆走，惟紹獨以身扞衛，遂死於帝側。故累見褒崇，追贈太尉，諡曰忠穆公。

景初中，下邳桓威出自孤微，年十八而著渾輿經，依道以見意。從齊國門下書佐、司徒署吏，後爲安成令。

吳質，濟陰人，以文才爲文帝所善，官至振威將軍，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，封列侯。(一)

(二)魏略曰：質字季重，以才學通博，爲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，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。及河北平定，(大將軍)(五官將)爲世子，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。楨坐譴之際，質出爲朗歌長，後遷元城令。其後大

軍西征，太子南在孟津小城，與質書曰：「季重無恙！途路雖局，官守有限，願言之懷，良不可任。足下所治僻左，書問致簡，益用增勞。每念昔日南皮之游，誠不可忘。既妙思六經，逍遙百氏，彈棊開設，終以博奕，高談娛心，哀箏順耳。馳驚北場，旅食南館，浮甘瓜於清泉，沈朱李於寒水。噉日既沒，繼以朗月，同乘並載，以游後園，輿輪徐動，賓從無聲，清風夜起，悲笳微吟，樂往哀來，淒然傷懷。余顧而言，茲樂難常，足下之徒，咸以爲然。今果分別，各在一方。元瑜長逝，化爲異物，每一念至，何時可言？方今雜賓紀辰，景風扇物，天氣和暖，衆果具繁。時駕而游，北遶河曲，從者鳴笳以啓路，文學託乘於後車，節同時異，物是人非，我勞如何！今遣騎到鄴，故使枉道相過。行矣，自愛！」二十三年，太子又與質書曰：「歲月易得，別來行復四年。三年不見，東山猶歎其遠，況乃過之，思何可支？雖書疏往反，未足解其勞結。昔年疾疫，親故多離其災，徐、陳、應、劉，一時俱逝，痛何可言邪！昔日游處，行則同輿，止則接席，何嘗須臾相失！每至觴酌流行，絲竹並奏，酒酣耳熱，仰而賦詩，當此之時，忽然不自知樂也。謂百年已分，長共相保，何圖數年之間，零落略盡，言之傷心。頃撰其遺文，都爲一集。觀其姓名，已爲鬼錄，追思昔游，猶在心目，而此諸子化爲蕪壤，可復道哉！觀古今文人，類不護細行，鮮能以名節自立。而偉長獨懷文抱質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謂彬彬君子矣。著中論二十餘篇，成一家之業，辭義典雅，足傳于後，此子爲不朽矣。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，才學足以著書，美志不遂，良可痛惜。閒歷觀諸子之文，對之投淚，既痛逝者，行自念也。孔璋章表殊健，微爲繁富。公幹有逸氣，但未適耳，至其五言詩，妙絕當時。元瑜書記翩翩，致足樂也。仲宣獨自善於辭賦，惜其體弱，不足起其文，至於所善，古人無以遠過也。昔伯牙絕絃於鍾期，仲尼覆醢於子路，愍知音之難遇，傷門人之莫逮也。諸子但爲未及古人，自一時之偶也，今之存者已不逮矣。後生可畏，來者難誣，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。行年已長大，所懷萬端，時有所慮，至乃通夕不眠。何時復類昔日！

已成老翁，但未白頭耳。光武言：「年已三十，在軍十年，所更非一。」吾德雖不及，年與之齊。以大羊之質，服虎豹之文，無衆星之明，假日月之光，動見觀瞻，何時易邪？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。少壯眞當努力，年一過往，何可攀援？古人思秉燭夜游，良有以也。頃何以自娛？頗復有所造述不？東望於邑，裁書敘心。」

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，美辭多被刪落，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。太子卽王位，又與質書曰：「南皮之游，存者三人，烈祖龍飛，或將或侯。今惟吾子，棲遲下仕，從我游處，獨不及門。瓶罄罍恥，能無懷愧。路不云遠，今復相聞。」初，曹真、曹休亦與質等俱在渤海游處，時休、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，出爲列將，而質故爲長史。王願質有望，故稱二人以慰之。始質爲單家，少游遨貴戚間，蓋不與鄉里相沈浮。故雖已出官，本國猶不與之士名。及魏有天下，文帝徵質，與車駕會洛陽。到，拜北中郎將，封列侯，使持節督幽、并諸軍事，治信都。太和中，入朝。質自以不爲本郡所饒，謂司徒董昭曰：「我欲溺鄉里耳。」昭曰：「君且止，我年八十，不能老爲君溺攢也。」

世語曰：魏王嘗出征，世子及臨菑侯植並送路側。植稱述功德，發言有章，左右屬目，王亦悅焉。世子悵然自失，吳質耳曰：「王當行，流涕可也。」及辭，世子泣而拜，王及左右咸歎，於是皆以植辭多華，而誠心不及也。

質別傳曰：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，命郭后出見質等。帝曰：「卿仰諦視之。」其至親如此。質黃初五年朝京師，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，大官給供具。酒酣，質欲盡歡。時上將軍曹真性肥，中領軍朱鑠性瘦，質召優，使說肥瘦。真負責，恥見戲，怒謂質曰：「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？」驃騎將軍曹洪、輕車將軍王忠言：「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，卽自宜爲瘦。」真愈恚，拔刀瞋目，言：「你敢輕脫，吾斬爾。」遂罵坐。質案劍曰：「曹子丹，汝非屠几上肉，吳質吞爾不搖喉，沮爾不搖牙，何敢恃勢驕邪？」鑠因起曰：「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，乃至此邪！」質顧

叱之曰：「朱鑠，敢壞坐！」諸將軍皆還坐。鑠性急，愈恚，還拔劍斬地。遂便罷也。及文帝崩，質思慕作詩曰：「愴愴懷殷憂，殷憂不可居。徙倚不能坐，出入步踟蹰。念蒙聖主恩，榮爵與衆殊。自謂永終身，志氣甫當舒。何意中見棄，棄我歸黃墟。覺覺靡所恃，淚下如連珠。隨沒無所益，身死名不書。慷慨自僊俛，庶幾烈丈夫。」太和四年，入爲侍中。時司空陳羣錄尚書事，帝初親萬機，質以輔弼大臣，安危之本，對帝盛稱「驃騎將軍司馬懿，忠智至公，社稷之臣也。陳羣從容之士，非國相之才，處重任而不親事。」帝甚納之。明日，有切詔以督責羣，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，卽羣言無實也。質其年夏卒。質先以怙威肆行，諡曰醜侯。質子應仍上書論枉，至正元中乃改諡威侯。應字溫舒，晉尚書。應子康，字子仲，知名於時，亦至大位。

衛覲字伯儒，河東安邑人也。少夙成，以才學稱。太祖辟爲司空掾屬，除茂陵令，尚書郎。太祖征袁紹，而劉表爲紹援，關中諸將又中立。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，覲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，令璋下兵以綴表軍。至長安，道路不通，覲不得進，遂留鎮關中。時四方大有還民，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，覲書與荀彧曰：「關中膏腴之地，頃遭荒亂，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，聞本土安寧，皆企望思歸。而歸者無以自業，諸將各競招懷，以爲部曲。郡縣貧弱，不能與爭，兵家遂彊。一旦變動，必有後憂。夫鹽，國之大寶也，自亂來散放，宜如舊置使者監賣，以其直益市犂牛。若有歸民，以供給之。勤耕積粟，以豐殖關中。遠民聞之，必日夜競還。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，則諸將日削，官民日盛，此彊本弱敵之利。」

也。」或以白太祖。太祖從之，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，司隸校尉治弘農。關中服從，乃白召觀還，稍遷尙書。〔二〕魏國既建，拜侍中，與王粲並典制度。文帝卽王位，徙爲尙書。頃之，還漢朝爲侍郎，勸贊禪代之義，爲文詔之詔。文帝踐阼，復爲尙書，封陽吉亭侯。

〔二〕魏書曰：初，漢朝遷移，臺閣舊事散亂。自都許之後，漸有綱紀，觀以古義多所正定。是時關西諸將，外雖懷附，內未可信。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，外託討張魯，內以脅取質任。太祖使荀彧問觀，觀以爲「西方諸將，皆豎夫屈起，無雄天下意，苟安樂目前而已。今國家厚加爵號，得其所志，非有大故，不憂爲變也。宜爲後圖。若以兵入關中，當討張魯，魯在深山，道徑不通，彼必疑之；一相驚動，地險衆彊，殆難爲慮！」或以觀議呈太祖。太祖初善之，而以繇自典其任，遂從繇議。兵始進而關右大叛，太祖自親征，僅乃平之，死者萬計。太祖悔不從觀議，由是益重觀。

明帝卽位，進封閼鄉侯，三百戶。關音開。觀奏曰：「九章之律，自古所傳，斷定刑罪，其意微妙。百里長吏，皆宜知律。刑法者，國家之所貴重，而私議之所輕賤；獄吏者，百姓之所縣命，而選用者之所卑下。王政之弊，未必不由此也。請置律博士，轉相教授。」事遂施行。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，觀上疏曰：「夫變情厲性，彊所不能，人臣言之既不易，人主受之又艱難。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，所惡者貧賤死亡也，然此四者，君上之所制也，君愛之則富貴顯榮，君惡之則貧賤死亡；順指者愛所由來，逆意者惡所從至也。故人臣皆爭順